

逝去的海南丢

……三年来，利用休息时间，他几乎走遍

这里所有的角落，他爱这里的

山，爱这里的

相差不多，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他住在

灯塔之上，低头鸟瞰，世界闻名的黄渤海分

界线，一览无余，那条不断涌动却永远不变的

界线，将本来是，体的大海分割成了湛蓝深

邃与赭黄动荡两个明显不同的海域，多少年

来，它们浑然一体而又独立成篇，互相碰撞而

又相互交融，分界线只是表面，而汇流在起

的海水却是亘古不变相依相融，犹如这渤海

海峡，分割的只是两个地域，却分割不了两

地情怀。『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里与

山东半岛的蓬莱角仅仅相隔50海里，晴空

万里的时候，站在灯塔之上，遥望自己的家

乡，隐隐约约的，可以望得到对面属于家乡

山东的蓬莱仙山岛和北城隍岛，它们时隐时

现，牵动着他的思乡情怀……

宋梅 著



逝去的海南

宋梅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 宋 梅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逝去的海南丢 / 宋梅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13-3726-3

I. ①逝…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2283 号

逝去的海南丢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0mm×250mm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6

印 数 1—8 000 册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ISBN 978-7-5313-3726-3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5872814 转 2050

“海南丢”是日本统治旅大时期对来东北的山东人的称呼，没有人揭示确切的寓意，民间意为山东人从渤海之南的山东被丢到了东北，他们曾过着让人瞧不起的流离失所的日子。

天还没亮，宋连琳爸爸就把广祯从暖和的被窝里拉出来，让他跟着从黑龙江林口县来的舅舅回山东家。

他还没有从睡梦中完全醒来，半睁半闭着眼睛不情愿地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舅舅来，可现在，舅舅却要马上带着他回山东家。他揉着干涩的眼睛，只能懵懵懂懂地拉着爸爸的手，机械地挪动着沉重的双脚。因为发困，忘记了天天盼望着出远门的喜悦。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天还是很黑，他的脚不时地碰到路上的石头，在迷迷糊糊之中，他本能地拽紧爸爸的手，唯恐因为自己的过失而被爸爸扔在黑幕之中。远处近处，所有的一切都看不清，只听到他们三个人的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声。“姐夫，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把你身上的东西给我，你背着小祯，我们快点走吧。”“是啊，二十多里的路呢，想着他也该累了。”

趴在爸爸的背上，他立时觉得非常的温暖，很快就睡着了。一直到爸爸摇动他的时候，他才真正醒来，天已经亮了。这是从旅顺口开往大连市内的火车所经过的一个小站，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在等车。看到巨大的火车由远而近徐徐驶来，发出了响亮的长鸣，广祯

的脸上立刻显示出了第一次见到火车的兴奋神情。“火车来了！火车来了！”他呼喊起来。火车上的人并不是太多，还有许多空座位，爸爸把他和舅舅送上火车之后就下车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原来爸爸只是来送舅舅和自己的，并不和他们一起回山东家。他多少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心里明白，只要他听舅舅的话，别丢了，舅舅会很平安地把他带到山东家，妈妈和妹妹在那等着他们呢。

大连海港的大厅里堆满了人，不论是座位上还是地下，都没有空着的地方，老人的咳嗽声和小孩的哭闹声夹杂在一起，闹哄哄的。舅舅让广祯坐在从黑龙江带回山东家的一包一包的东西上，而他自己却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回来，而每次回来间隔的时间却越来越长——他要在东倒西歪的人堆里找到下脚的地方。到了天黑的时候，有些人已经陆陆续续地上船了，人比白天的时候要少一些，但还是有一大部分人和广祯一样，一整天没有动地方。舅舅愁眉苦脸地告诉他，去烟台的人太多了，船票早已经卖完了，如果今天晚上不能走，就要再等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广祯并不觉得在这里待着有什么不好，早一天到山东家与晚一天到山东家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舅舅给他买的白面红糖火烧又香又甜，是他从来没有吃到的。如果再多待一天能够换回一个火烧的话，他倒觉得这样待着还是值得的。

当广播中传出“去烟台的轮船开始检票”的时候，舅舅立刻站起来，背上所有的东西，拉起广祯的手就走。他们没有跟着人群去检票，而是直接来到了一个办公室。他听舅舅喊那个白发的老爷爷为站长，舅舅说：“请站长行行好吧，我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大老远地从黑龙江往山东赶，太不容易了，他的妈妈在家生病，回去晚了，恐怕就见不上面了，我们爷儿俩已经在这待了两天一宿了，兜里实在没有多少钱了，再待上一天一宿，连从烟台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天气这么冷，如果这个孩子再冻坏了，我回家可怎么向他的妈妈交代啊？就看在这个孩子的分上，让我们爷儿俩上

船吧！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就行，哪怕在厕所里待一个晚上，我们也没有怨言，只要能够到达烟台就好……”老爷爷真的被感动了，就说，好吧，看在孩子的分上，就卖一张散席吧。舅舅兴高采烈地拿着票，走到门口，说：“幸亏带着你，要不，就走不成了。”广祯一边跟着舅舅随着人流向船上走，一边在心里合计，妈妈真的病了吗？她没有来信告诉家里啊，我们明明来了一个白天，舅舅怎么说是两天一宿呢？

广祯真没想到船舱里是这个样子，连一个像火车上那样的座位都没有，一大群人像疯了一样争先恐后地抢占着自己的地盘。有的人迅速地在靠边的地方坐下；有的人把身上的包放下，占了一大片有利位置。人是一个挨一个，东西是一包挨一包，横七竖八满地皆是。舅舅把包放下，又从包里拿出一件衣服，熟练地抖开，铺在地上，对广祯说，晚上在这里睡上一觉，天一亮就到烟台了。

可是，广祯却怎么也睡不着，里面又闷又冷，喘不上气来，一种机器的声音老是在轰轰作响。身边的一个老爷爷用手卷着烟拼命地吸着，一根接一根，呛得他只能悄悄地把皮帽子摘下来挡住鼻子。还有一个在妈妈怀中的小孩，一会儿哭一会儿闹的，不得清闲，而他的妈妈一点儿也不着急，连眼睛都不抬一下，总是把奶头塞到孩子的嘴里。可是，这个小家伙虽然有时能够安静个三两分钟，可却不停地撒尿，把他妈妈的裤子都尿湿了，他妈妈就用那块早已被尿湿透了的褥子继续毫不用心地在裤子上划拉着。后来，干脆就把孩子的小鸡鸡从开裆裤子中露出来，任他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有一次，广祯躲闪不及，棉鞋帮被尿湿了一片。可是他不敢吱声，只能默默地忍着，初次出门，他很紧张，老是小心翼翼的，不想招来麻烦，更不敢惹是生非。有些人晕船，来不及到外面，就哇哇乱吐，难闻的气味在周围弥漫，连不晕船的人也有了呕吐的欲望。广祯不明白，上船的时候，他明明看到船上的一些小房间里有一张一张的床，为什么我们却不能到那里面去呢？等到妈妈带着他和妹妹从山东家回来的时候，告诉他：“那种有床的船票比较贵，我们买不起，

买散席省下来的钱在我们家可以派上很多用场，可以买到很多大米。”一想到那很少吃到的诱人的大米稀饭，广祯顿时觉得这钱省得太值了，大米稀饭太好吃了，什么时候，我们不用那么节省，天天吃到大米稀饭，或者，能够做上一锅白花花的大米干饭，然后可劲地吃上一大碗，那该多好啊！他暗暗地想：等我长大能挣钱了，一定要买很多大米，做上一大锅干饭，让全家人吃个够。我还一定要给妈妈买有床的船票，让妈妈美美地睡上一觉再下船。

船舱里实在是太闷了，舅舅就带着他到外面透透气。广祯不放心地问，那一包又一包的东西怎么办，舅舅笑着说，这是黑龙江的蘑菇和木耳，不值几个钱，船上也很安全，没有人会偷的。一走出船舱，立刻有一股冷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把拿在手里的皮帽子又重新戴在头上。这个皮帽子，是爸爸给他买来要过年戴的。他的小伙伴们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帽子，帽子做得特别巧妙，帽檐儿很长，平时不冷的时候，就把帽檐儿绾上，天气冷的时候，再把帽檐儿放下，把耳朵和大半个脸捂在里面，很是暖和，一点也冻不着。他因为特别喜欢，对爸爸软磨硬泡，爸爸看到他的耳朵上已经被冻了一排小痘痘，姐姐又在一旁求情，爸爸这才狠下心来给他买的。他心里明白，如果是严厉的妈妈在家，一定不会满足他的愿望，要知道，妈妈整天精打细算，对孩子们提出的花钱要求，从来都不是很快就答应的。他的心里也十分清楚，姐姐连个手套和围巾都没有，现在放假了，每天上山拾草，干许多家务，也是光头光手的挨冻。他十分爱惜这个来之不易的皮帽子，平日在家，不舍得戴，要不是这次回山东家，爸爸也不会让他就这样轻易地戴在头上的。此刻，站在船舱外面，听不到船舱里那闹心的机器轰鸣声，他的脑子有些清醒了。他很想看看外面的景色，并不是一个小孩子有多么大的雅兴，他只是第一次出远门，心里充满了好奇而已。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外面漆黑一片，没有远处，只有近处。他知道船是在海上航行的，他想看看下面的海水，或许还能看到鱼，可是，

连下面的海水也看不清。借着从船舱里透出来的微弱亮光把身边的情景巡视一遍，除了把头使劲往衣服里缩的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和让他不敢伸手握的冰冷的船帮外，什么也没有。每移动一步，都要凭感觉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舅舅带着他没有在外面待很长时间，又回到船舱。船舱的过道里，也有不少人，或站或坐或蹲或躺，姿态各异。广祯故意走得很慢，他不愿回到那个最底层的散席舱里，舅舅在前面不时地回头顾及着他，他没有看出广祯的心思。

不愿回到船舱却还是要回到船舱的。昏暗的灯光下，所有人都是一副毫无乐趣的神情。有的人从上船就用衣服把头蒙上躺在地上，一直不曾起来过。夜已经很深了，船舱里的人多起来，广祯和舅舅只能小心地寻找落脚的地方，从人们的身边走过，或者说从一些人的身上跨过。舅舅让他躺在那件用来占地方的衣服上：“睡吧，一觉醒来就到家了。”而他自己则坐在广祯的身旁，不像要睡觉的样子。他和身边那个特别能抽烟的老爷爷唠起了家常。这个老爷爷说话的口音与舅舅十分相似，既有山东的腔调，又夹杂好听的北方口音。广祯并没有很快睡着，在听着他们两个人的谈话。

“老哥，也是回山东家啊？”

“是啊。”

“山东什么地方？”

“泰安。你呢？”

“我是胶南的，比你要近一些。那你是东北什么地方的？”

“黑龙江加格达奇的。”

“加格达奇？在什么地方？我好像没有听说过。在我们林口的哪个方向？”

“离你们林口可远了去了，在黑龙江的最北面。回家一次太辛苦了。我已经出来五天五宿了，到现在还没有下船。”

“是啊，船票不好买啊，我是特意带了这个孩子，要不，一个年轻人，不会这么快就买到船票的。”

“可不是！我这个老头子，票都不好买。”

“下了船还要再走上几天？”

“顺利的话，两天一宿；不顺利的话，就需要两天两宿。”

“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到的东北？山东家还有亲人吗？”

“唉，说来话长。解放前，家乡闹旱灾，颗粒无收，我们家有九个孩子，已经饿死了三个。我那时年轻，就独自一人跟着村子里的人出来‘闯关东’了。解放后，我回过一次老家，爹在我走的那年就因为生病没钱治死了，一个弟弟又被饿死，两个妹妹也卖给了人家当媳妇，后来也跟着婆家逃荒不知去向，到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估计是死了，要不，这些年，怎么着也能够回家看看。只有娘、一个弟弟和最小的妹妹活下来了。那年回去的时候，我把老人家带到了东北。今年春天，她老人家去世了，临死前，一再地嘱咐我，说什么也要把她的骨灰送回山东家去安葬。现在，忙完了地里的活儿，没有什么事了，趁过年前回去，顺便再在山东家过个年，看看还活着的弟弟。说句不好听的，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回去了。那你又是为什么到东北的？”

“也没什么。比起东北，我们山东是穷。当时，听那些出来‘闯关东’的人回去说，东北比山东的日子好过，所以，就带着老婆孩子出来了。我看，我们黑龙江比我姐姐这边的旅大要强，有望不到边的土地和走不出去的山林，粮食管吃，柴火管烧。所有的土地都是黑色的，春天撒上一把种子，只要老天下雨，不用大侍弄，秋天定会有一个好的收成。哪像旅大这里，土地是黄的，而且只有一小片一小片，山也是光秃秃的。”

“你也是回家过年的吗？”

“不是，我是回家看爹的。家里人捎个口信说，爹病得挺厉害，让我快回来。”

“你旁边那个抱孩子的女人，是从吉林通辽来的，她刚刚死了丈夫，在东北无依无靠的，想再回山东家。”

“噢，怪不得她的脸色那么难看。”

.....

难道这一船装着的，全是从东北回山东家的人吗？姥爷真的病了吗？妈妈回山东家已经三个多月了，当时，是因为妹妹太小，还在吃奶，没有人照看，妈妈才舍得时间回山东家的，她并没有说姥爷生病呀……

广祯的眼皮在打架……

真的是一觉醒来，他们就到了烟台，踏上了山东家的土地。

天还没有亮，依然很冷，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下船了。寂静的烟台港顿时热闹起来，灯光下，从梦中醒来的人们也打起了精神。广祯睁大眼睛，想尽力不错过每个细节，看看山东家的一切。此刻，他特别想知道这艘大船的全貌，像在大连海港一样，天本来就很黑，人工的堤坝和通道又把大船和人们的视线隔开了，所以，一直到了船，离开了海港，他也没有能够看到这条载着这么多人渡过渤海海峡的大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紧紧地跟在舅舅后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急三火四地来到烟台火车站。火车站还没有开始卖票，舅舅就把他安置在一个靠墙的地方，让他看着这些大包小包，他自己则挤在了那群等着买票的人当中，不时地回过头看上广祯一眼，这个角度是他特意选的，广祯也能够看到他。卖票的窗口终于打开了，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挤得更厉害了。广祯已经看不见舅舅了，有的人简直要爬到别人的头上了，那些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人，根本挤不到前面，只能在外面看着干着急。广祯伸开两只胳膊将那几个包紧紧地搂在胸前，眼睛却死死地盯住那群争先恐后的人，他唯恐一不注意，舅舅就会从他的眼前消失。舅舅正当年，身强力壮，有的是力气，等舅舅从人群里挤出来的时候，衣服的扣子也被挤开了，好像还掉了两个，可他根本不去注意这些，还是很兴奋地攥着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天也亮了，他们又换上了去胶县的火车。山东火车上的人可比大连火车上的人多多了，但舅舅却买到了有座位的车票。

广祯还小不用买票，当然也就没有座位，这次是免费出门，要不，他根本没有这个机会。人太多了，舅舅就抱着他，后来，邻座的人一起挤一挤，挪出一点地方，他才和舅舅坐在了一起。过道里全是人，吵吵嚷嚷的，倒像打架似的。昨天在大连的时候，他觉得在火车上待的时间并不长，他还没有坐够，火车就到站了。可这次的路途可真够长的了，中途不断地停车，有很多人下车，又有很多人上车。已经到中午了，还没有到胶县。广祯憋了一泡尿，可他一直没有对舅舅开口，他不知道火车上有厕所，而且还担心离开这个座位之后就会被别人占去。他一个劲地克制着自己。直到舅舅说要上厕所，他才跟着舅舅解决了这个难题。

真是憋死了，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罪。想起在家的時候，漫山遍野随便撒尿，那是多么的痛快啊！

下了火车又换上了开往胶南的汽车，舅舅带着他在中途的尚庄下车了，步行了一段很难走的山路，一直到晚上，终于来到了宝山公社的柴家大队，来到了姥姥的家，见到了妈妈和妹妹。

山东家的人啊，为什么非要这样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地去“闯关东”？

姥爷正在生病，瘦得皮包骨头，他很害怕，不敢靠近。妈妈本来是正常回山东家来的，已经住了三个多月了，打算要回旅大的家了，没有想到姥爷的病更重了，只好再多待一段时间。

在姥姥家住了几天，妈妈说，要带着他和妹妹到大爷们的家去看看。

广祯在旅大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山东家的确切地址是山东省胶南县铁山公社宋家店子，那里仍然住着爸爸的三哥和四哥，每次爸爸收到山东家来信，都要将来信地址高声念一遍，仿佛不认识一般。而他对山东家的最初记忆，就是冬天的时候，山东家的亲人们每年一次邮寄来的两斤花生米，在东北，这实在是很金贵的东西。

爸爸和妈妈的家不是一个公社的，这个他也是很早就知道的，

他虽然还不识字，但是，他也一样能够背下来：山东省胶南县宝山公社柴家大队。可他并不知道两个地方相隔多远。吃过早饭，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娘儿仨就出发了。妈妈抱着妹妹，背着妹妹的褊子包。广祯背着一个布包裹，里面装着去大爷家带的几包饼干和桃酥。一路上，他闻着香喷喷的味道，心里真是痒痒得要命，他盼望着快点到大爷家，坚信大爷和大娘一定会分个一块半块给他吃的。妈妈在前面也不管他跟得上跟不上，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广祯不敢有半点怠慢，一路小跑地跟着。他是了解妈妈的，不是极特殊情况，求饶是无济于事的，或许还会招来一顿责怪。尽管是大冬天的，他还是走出了一身汗，被风一吹，只穿一条灯笼棉裤的双腿立刻被灌进了一窝风，冰凉冰凉的。两条腿越来越沉，脚也越来越疼，他甚至有些晕了，他真想求妈妈休息一会儿再走，可他一声也不敢吭。经过了许多个村子，一直走到太阳在头顶上、路边的人家烟囱冒烟的时候，才总算到了宋家店子了。

大爷们抱起他夸他长得好，妈妈让他跪在炕上，很认真地给每一个长辈磕头。一群与他年龄相仿的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把他围在中间，他的眼睛都要看花了。他发现有一个男孩子长得和自己的爸爸几乎一模一样，比自己 and 爸爸还要像。“难道他也是爸爸的儿子吗？”他还弄不懂血缘关系的天定之因。他们不但都姓宋，而且，这些男孩子的大名中间所取的字都有与他一样的一个“广”字。亲人们用真正的山东腔调说话，他一直认为自己在爸爸妈妈和奶奶以及那些山东老乡们多年的熏陶下，能够听得懂山东家亲人说的每一句话，可现在，真的踏上这片土地，真的融入到亲人当中，他要努力地听，才能够明白他们在交谈什么。其实，旅大和山东家的绝大部分词语是一样的，最主要是腔调的差别。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他在旅大就知道了，是奶奶和大爷大娘经常使用的，比方说，叫奶奶为嬷嬷（mā ma），叫爸爸为大大，叫妈妈为娘，叫大妈为大娘。来到山东家以后，他很快就学到了一些新的词语。比方说，叫舅母为妯

子，叫五叔叔为五大大，叫五婶子为五娘娘，叫院子为天井，叫出去玩为出去耍，叫厕所为茅房……让他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山东家的女孩子好像没有自己的名字，所有的女孩子全都被称做“嫚”，一个家庭，就大嫚、二嫚、三嫚地排列着。他与那些同龄人很快就亲近起来，一点儿也不陌生，倒像以前就见过面似的。他也会经常用山东腔调与他们交流，大多时候说得不是很地道，他们就会善意地嘲笑他，他也毫不介意。妈妈和大人们谈论在旅大的一些事，大爷和大娘们谈论着山东家这几年发生的事。除了吃饭，他几乎每天都不着家，整天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在外面野跑。山东家两个大爷的家紧挨着，与他和旅大的大爷家一样。大爷家的门前有一条宽宽的河，河面上已经结了厚厚的冰层，他天天在冰上滑着哥哥们自制的冰车，跪在冰车上，努力地练习着，不多日，就滑得很快，成了冰上高手。而付出的代价是两只小手皴得像两个烂地瓜，两条裤子的膝盖成了两个大窟窿。

山东家冬天的主食是地瓜干，而他最不习惯吃的就是这地瓜干，实在是难以下咽。每天一到吃饭的时间，他就拿起地瓜干不张口，用“绝食”提出抗议。其实，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可即使这样，也咽不下这令人讨厌的地瓜干。而且，一想到大娘家里屋地上那一大囤子地瓜干，他就更是愁眉苦脸。大爷大娘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外面地窖子里的芋头母子挖出来煮给他吃，也顾不得来年春天的播种了。在旅大的时候，每年山东家的亲人会给他们寄上两斤花生米，那可是当地人看了很眼馋得不到的东西，妈妈曾好多次用花生米去感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也用几粒花生米作为对孩子表现好的奖赏。过年的时候，兜里揣上一把炒熟的花生米，那可是一直要香到心里去的，在小朋友面前绝对是一种无人企及的骄傲。在他的感觉里，山东家的花生应该到处都是，像家常便饭一样，想吃多少吃多少。可事实一点也不是这样，花生米在山东家也很金贵，他来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吃到多少花生米。每到一户亲戚家，只是第

一天抓出一些带壳的熟花生招待他们，其他的日子连花生壳也见不到了。不过，这里有花生饼可以解馋。那又黑又沉又硬，像石板一样的花生饼，砸一小块放在嘴里，慢慢就会化成了花生那样的白色。据大人说，那是将花生榨完油后剩的渣滓。管他呢，对他来说，这可是好东西。回家以后，拿这个在小朋友面前炫耀，一定会让他们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跑。所以，回旅大的时候，妈妈让他背这些花生饼，他是乐颠颠的，没有一点累的感觉。

山东家有许多东西与旅大不一样。大部分房子都是草房子，房顶上有许多茅草在风中摇曳，真如大人们说的，墙头草，随风倒。房子里面特别阴暗，小小的木格格窗是用纸糊的，只能透点微弱的亮光，晚上也很冷。大爷家的孩子挺多，房间却很少，再加上没有那么多被褥，家里的孩子们都是挤在一起打通腿睡觉，也就是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而且，和他一样大小，甚至他还叫做哥哥的人到现在还光着屁股，从来没有穿过裤头。他和妈妈的到来，又增加了密度，他只能和妈妈还有妹妹挤在一个被窝里，很不舒服。旅大的家中有电灯，如果停电了，家里点的是蜡烛，可这里根本就没有电，晚上点的是油灯，忽明忽暗的，一点也不亮。他觉得很稀奇，老是喜欢去摆弄它，想把它挑得更亮一些，接连着惹了两次祸。第一天，在窗台上，把纸糊的木格格窗给点着了；第二天，把油灯弄翻了，灯油洒在左手的大拇指上，狠狠地烫了一个“正着”，挨了妈妈一顿揍，连冰也滑不成了。因为晚上抓虱子油灯太暗了，大人们经常让他们这些孩子们大白天的就把衣裤脱下来，老老实实地待在炕上，要等他们抓完了虱子才能够出去玩。

大爷大娘怕他再惹祸，有什么闪失，只好派在中学念书的大哥照看着他。大哥就带着他和其他的孩子们去爬山，到山上去拾草。一天，他们爬到了山顶，他看到了山下的村庄和村子前面他们滑冰的那条河，像一条长长的白练子穿过山涧通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又宽又长的水域。在旅大，除了大海，他从没见到过这样

望不到边的水面。

他知道这不是海。

“这是什么河，怎么这么大？”

“这不是河，这就是有名的铁山水库。”哥哥指着这白茫茫、广阔无边的水域说，“这座水库是1960年开始修建的，长约十六里，宽约五里，可以供胶县和胶南县两个县的人吃水。本来，我们就住在水库的下边，因为修这座水库，我们才和胶县下属的几个村子一起，全都搬家了，我们移到了水库上边的山坡。也是因为修这座水库，你们才移民到了东北，到了旅大，当时，我们村子有二十九户人家和你们一样，也离开了这个宋家店子，到了遥远的东北，去过另一种生活……”

二

柴淑兰妈妈计算着日子，在1973年的春节前，也就是农历腊月的时候，赶回了东北旅大石灰窑的家。

这次回山东家，她满怀伤感，漂洋过海地往返在旅大和山东之间，没有一丝的快乐之意。父亲的病已经很重了，以前，她在家的時候，他的身体就不太好，但那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家里人已经习惯了。可现在，是癆病晚期，已经没有希望了，总是在大口大口地吐血，那伴随他多年的药罐子也救不了他，也许，这一别，就永无见面之日，甚至连亲自送终发丧也不可能了。一想起临别时父亲望着她的眼神，她的心都要碎了，而自己离家又是这样遥远，不是随时就可以回来的。走出家门，心如刀绞。然而，即使是一步三回头，也不可能待在父亲的身边不回去，在东北，在旅大，在这小小的旅顺口，还有自己的家呀！家中更需要自己。年，已经越来越

了。而山东家，父亲，病中的父亲，又无时无刻不在牵扯着自己的心，让她不能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虽然山东家比东北的家中更贫穷，更落后，然而，毕竟这里有着她所有的亲情。当十九岁，自己随着丈夫怀着一去不复返的心情出去“闯关东”的时候，就在心底对自己较上了劲，趁年轻的时候不出去闯一闯，到老了就会后悔，失败了，大不了从头再来，没有什么丢人的。也许走出去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但是，至少现在憋在这个贫穷的柴家村，不是自己满意和想要的生活，自己才十九岁，就像村子里的所有女人那样，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山沟，又能够体会到什么呢？连饱饭都吃不上。无论如何，我也要出去走一走，哪怕是只增加一点点见识，也比永远待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沟什么也不知道强。然而，“闯关东”的这十多年，她的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在东北，比山东家好不了多少，每天过的也是捉襟见肘的日子。首先是一个接一个地生下了四个儿女。从十九岁来东北，到如今三十多岁，就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这四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张着只能吃饭的四张嘴，似乎要啃干这一对年轻父母身上所有的肉，吸干他们身上所有的血。在困苦之中，她实在有一种不甘心，我们真的就这样一辈子过这种贫穷的生活吗？可是，现在，又有谁家不是这么过的，即使是日子过得好的，又好到哪里去呢，相差都不是很多。然而，对于这些难心的日子，想归想，只要一回到家中，有那么多事要忙，有那么多事要做，就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整天被事情催得恨不得长出三只手来。每天忙完吃的忙穿的，忙完家里忙外面，忙完上顿忙下顿，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

悲伤与快乐同样是没有心情体会的。

临近年底了，要做的事更多了，不管贫穷到什么程度，年，是一定要过的。年货不用置办太多，正月里比平日强就行，有饺子和馒头吃，比什么都强；把生产队分的那仅有的一点儿黏米碾一碾，掺上包米面子，包上几锅年糕，是没有问题的。孩子的衣服是一定